

## 朝向社區整體的照顧 —社區基層照顧的整合課題

コミュニティ全体のケアを目指す—コミュニティ基層ケアの総合課題  
Towards Indigenous Community's Holistic Care: the Issue of Integration on Community Primary Health Care

楊江瑛 (社團法人台灣社區互助照顧行動協會/部落互助托育行動聯盟 執行秘書)

社區(部落互助教保服務中心(後面簡稱教保中心)是最基層的幼兒照顧系統,也是最貼近幼兒生活環境的一種照顧模式。

### 社區照顧的真實樣貌, 互助整體照顧是教保中心最重要的學習

教保中心有幾個特色: 在地的空間, 在地的人力, 學習在地的事情, 由在地的組織經營。這幾個「在地」構成了社區/部落互助式教保服務的基礎, 在這個基礎上, 才能發展出生活化的照顧與教育學習特色, 有別於學校式或機構式的教保方式。

教保中心照顧學習方式的特色是與在地環境、生活交織在一起, 街區的樣貌、荒地與田地的變化、還有長輩的故事與近況, 透過例行的部落走訪, 歲時祭儀、在田間跟著長輩一起勞作的時候感知認識, 這樣的特性意味著社區化的照顧學習必需是全人的、整體的, 幼兒與長輩在社區/部落各種的情境中, 進入多重的關係裡共學共作。部落的照顧與學習無法切割成不同群體, 分別對待各自為政, 也無法將學習



楊江瑛

與日常生活實踐切割分離。而是讓幼兒在學習生涯的初始階段, 沈浸於生活中, 建立他們的地方感以及關懷他人的情感, 這些經驗記憶可以成為孩子們日後穩定成長的根源。

### 基層照顧者的困難: 跨部門的溝通與理解

然而, 教保中心所發展的社區整體照顧圖像, 在當代要獲得理解支持其實是困難的, 現

今的教育與照顧的主流形式是學校與機構, 教保中心對政府部門以及主流社會來說, 是相對陌生且邊緣的, 從資源的配置, 管理的思維, 大多仍是依循學校機構的概念管理, 比如幼兒教保空間, 一般的管理從幼兒園的想像出發, 幼兒主要在園中跟著老師一起活動, 但在部落裡公共空間的使用, 是由教保中心與社區的不同群體, 在不同的時候為了不同的目的, 使用同一個空間, 透過區隔但交會的空間與時段安排(幼兒時段專用), 可以讓不同群體都充分使用同一空間, 但這並不只是因為空間條件的不足不得不然的結果, 而是讓幼兒在真實的社區關係中被照顧, 讓社區的人參與共同照顧, 現實裡教保中心必須反覆地與管理部門對話、溝通這種社區空間的使用與想法, 當社區化照顧不是普遍概念的時候, 溝通對話沒有累積的土壤, 每每換了一個承辦人就要重來一次。又比如教保中心的老師們邀請長輩一起到田裡帶著幼兒一起耕作, 在這個場景中同時有著不同世代的學習發生, 長輩耆老教導中青世代的教保老師, 教保老師再轉化為教導幼兒的課程, 在教導幼兒中同時完成師培增能, 同時也透過與長輩互相陪伴勞作中照顧長輩, 讓長輩能夠繼續保持活力與尊嚴, 如果這些目標要透過當代的系統達成的話, 分別要對應到幼兒教保、師培以及長照三組不同的系統, 以及至少三組不同的管理部門, 也就意味著與至少三個不同的部門之間的溝通對話, 而這些日常活動都溢出系統預設的場景範圍, 需要重新認識、定義。

這幾個「在地」構成了社區/部落互助式教保服務的基礎, 在這個基礎上, 才能發展出生活化的照顧與教育學習特色, 有別於學校式或機構式的教保方式。



一個社區的基層教保老師, 要在日常生活中進行社區內跨群體的照顧教學, 同時要與不同層次的部門溝通對話, 也因為接觸到社區不同的群體, 對應到不同部門, 所以能夠看見各個政策的視角與局限, 還要有能力整合不同部門政策, 並且爭取足夠的空間與資源, 讓這種根源於社區的照顧學習模式能夠持續發展。這是一種非常大的負擔與能力, 但卻不被看見與肯認, 也缺少支持, 這種拉扯也消耗教保老師的能量。

### 社區化的照顧教學, 需建立適當的管理機制

政策發展是一個對話的過程, 要如何建立一個適當的機

制, 讓社區化的照顧學習能夠回應不同地區的條件, 且能共同地發展互助共享的價值, 應該與現行機構式的管理有所不同, 沒有看見社區化照顧教學的特性而定的管理框架, 反而會弱化充滿活力與創意的照顧學習, 台灣經常有學者官員去觀摩參觀紐澳原住民政策範例, 帶著從他方整體社會獲得的經驗回來, 卻總將目光投向學校, 期待學校成為解方(在既有架構不改變的情形下, 只有加重一線老師的負擔), 似乎沒有看見台灣本地生機蓬勃的社區實踐, 如果帶著發展的想像, 卻只有管理的面貌, 最終連語言文化的社區實踐(不管是語言巢或是沈浸式, 最初發生的地方都是社群中、社區裡)的空間與機會都將消失, 這不只是社區基層一線教保員的課題, 而是全民的課題。◆